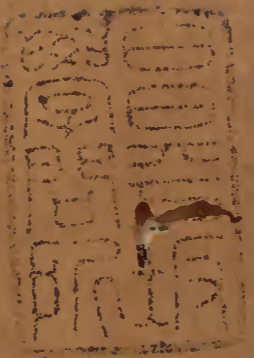


真珠船



漢書門			
二	八	九	九
一	一	九	九
二	〇	二	函
冊	冊	冊	類

內閣文庫			
三	二	八	漢
〇	一	九	書
八	一	九	類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99
冊數	12 (12)
函號	308 145

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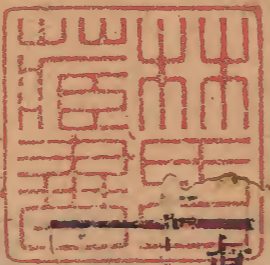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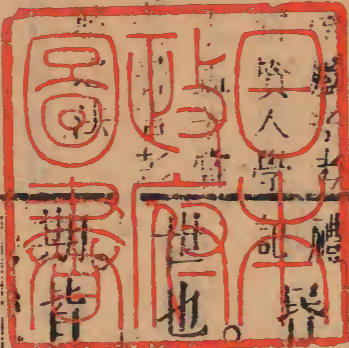
真珠船卷之二十

下孟三

湘楚黃焜西墅父軒

淺草文庫

親迎考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

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于

曹交無考

烏獲

秦武王好

力士烏獲

自鄙孟說

至大官

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綬。御輪三周。先俛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鬯而酌。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夫昏禮萬物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和見。敬章別也。

小弁

小雅詩 劉王太子宜白被廢而作

弁彼鸞斯

弁者鸞也歸飛提提

安所也民莫不穀。我獨于罹。

民莫不善而皆有父子之親。何我獨被父母之憂矣。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心憂傷。惄焉如擣。

其所以被棄之故而不寧。

假寐永嘆。維憂用老。

假寐之中。不忘永嘆。憂之深。雖未老而用老矣。

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雖不病。猶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與梓尚且必敬。况父母我之。而加恭敬。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

况父母我之。而加恭敬。

不屬於天。不離于裏。

毛不離于裏。

今乃被棄而不見愛。豈我不屬於天之體耶。

真朱

卷之二

生我、我辰安在、坊亦生時不善乎何 苑彼柳斯、鳴

蜩嘒嘒、彼苑然柳斯則鳴蜩集于上而嘒嘒其聲矣 有灌者淵、萑葦淠淠、

有灌者淵則萑葦生于中而淠淠其衆矣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我今無所

之流于水中不知其所至也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彼鹿之奔也則以留羣之故而伎其足矣 雉之朝雝、

尚求其雌、雉之鳴也則以求雌之故而雝于朝矣 譬彼壞木、疾川無枝、

我之見棄譬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 心之憂矣、寧莫之知、人何莫諒我之憂耶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 行

有苑人、尚或瑾之、行道之中有苑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藏之者 君子秉心

維其忍之、今君子所以加我者曾假苑人之不如其秉心不亦忍乎 心之憂矣

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疇之、王唯讒言是信如受時曾得即飲之

君子不惠、不舒究之、曾不加惠愛于我舒緩而究察之 伐木椅矣、析

薪柅矣、夫伐木者尚以物倚其巔折薪者尚必隨其理皆不妄性折之如此 舍彼有罪、

予之侘矣、今乃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我以非其罪亦獨何哉 莫高匪山、莫

浚匪泉、莫高匪山而或陟其巔莫浚匪泉而或入其底 君子無易言、耳屬于

垣、今宮闈非山之高非泉之深君子不可輕入其言恐耳屬于垣者觀望而生讒也 無逝我

梁、無發我筍、然我身雖不容我心終不忘于國爾無得而逝我之梁發我之筍焉 我躬

不閱、遑恤我後、雖然逝梁發筍去後事耳今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致其

自決之意怨慕之情莫切于此矣

孟子以小弁為親親之仁矣。抑知後人所謂小弁，固與孟大相刺謬者乎。子貢傳尹伯奇，不得于後母。隣大夫閔之，賦小弁。續說曰：臣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宜曰為弑逆大賊，安得有親親之仁。而孟子稱之，倫于大舜。孔子作春秋，以誅亂賊，託始平王，其旨深矣。豈肯錄其怨父之詞，以示後世而不之削乎。從今釋之，所謂不屬不離云者，正傷其出于後母，非生我育我者耳。

凱風

衛風七子之母不友其室作此自責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

凱風自南而來，吹彼未成之棘心，而棘心

至于天天而少好矣

母氏劬勞。

然則母氏生我，眾子幼而育之，則其劬勞亦甚矣。何異凱風之

吹棘心哉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

薪亦既成矣

母氏聖善，我無

令人。

况我母氏賢淑，固堅且善也。夫何我眾子無一善之可述，以當母心乎。

爰有寒

泉在浚之下。

泉若無與于人浚，邑名寒泉，猶有所資，益乎浚矣。

有子七人，母

氏勞苦。

今有子七人之多，及不能左右，就養其母而使母氏至于勞苦。

睨睨黃鳥，

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今有子七人而使母不免于憂，曾黃鳥之

不如矣。歸德于親而任咎于已，七子其賢矣。

讀小序不安其室，非有淫德也。子貢傳曰：邨之寡母欲去，而其子七人自訟焉。蓋猶今人再醮之意耳。故曰有子莫慰母心，孟子所以謂之過小也。否則淫凶德也，豈得為過小乎哉。

宋經考

一名金經，宣王時人。

子莊宋經尹文聞墨子之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以別善惡宥不及為首也語心之容，謂容此心之廣大命之曰心之行，以音而和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

固傲乎救世之士哉、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不顧于慮、不謀于知、于物無擇、與之俱往、于是有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荀子慎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慎到本黃老子有見于

子。無見于信。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不齊也。宋子有

見于少。無見于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訕而

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

無多。則羣衆不化。

享多儀

書洛誥。周公作洛授使者復王之辭。又成王留公治洛。公受命之辭。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復命于

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子乃胤保。大相東土。其

基作民明辟、

基命所以成始。定命所以成終。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

子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子惟乙卯朝至于洛、

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

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下、

洛師猶言京師也。河

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灋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在澗灋之間。灋水東平都也。處商民之地在灋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佯使也使獻

其洛之地圖及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

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子卜休恒

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

首誨言此王授休者復公之辭言公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謂卜洛以配周命于無

窮也視示也示我以下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

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

年敬天休命故又謝其告卜之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

秩無文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言王始舉殷盛之禮祀于洛邑皆秩序其所當祭者雖祀

典之文所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有告焉有

報焉有所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

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

也蓋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齋厥一心對越天地達此

精則之德則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矣宜周公以為首務也子齊百工佯從王

于周子惟曰庶有事從王謂將適洛時也庶有事微示其意以待王自教百工也

今王即命曰周公教王如此命之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

汝受命篤嘏功宗功之尊顯者功臣皆祭于大烝而其尊顯者則為之冠公教成王即命口

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

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

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

效之亦皆公也或出于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矣其

公其私悉自汝教之也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燄燄

厥攸灼敘弗其絕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于不可遏絕有若火然始雖

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熱而不可
撲滅矣所以嚴其辭而禁之于未然也 厥若彛及

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卽有僚明作有

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
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

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姓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
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存寬裕則王之休聞亦永
有辭于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周之王業文武始
後世矣

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

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御諸侯之道也諸侯朝享乎上有誠有偽惟人君
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于享者亦識其不誠于享者
享不在幣而在于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
也諸侯惟不用志于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

享矣則政事安得不
至于差爽僭偷哉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

于斐民彛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

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惟其明農哉彼

裕我民無遠用戾。此教養萬民之道也言成王當頒
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

輔民常性之道汝于是而不勉焉則民彛民亂而非
長久之道矣篤者篤厚而不忘叙者先後之不素言
篤叙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彼
謂洛邑也戾至也言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不至
也王若曰公明保子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公

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

民居師。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明顯明之也保
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爭也恒者使可

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惇德使其上之不忝于文武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也

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宗功宗之宗也將大也惟公德明

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

教子冲子夙夜茲祀言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合上下四方穆穆和敬

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于天下公之德敬加于時者如此冲子夫何爲哉唯早夜以謹祭祀而已此成王示其所

以留之之意也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

于周命公後此下成王命周公留後治洛也辟居也四方迪亂未定于

宗禮亦未克教公功四方同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亦未克安定公之功也

功即命謂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

四輔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觀大保文武所受于天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

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

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澤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

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

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先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留洛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

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

也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

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拜成休惟王有成績

文獻者為

治之太要言成王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新邑致治為四方新主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焉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于成王也

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

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言我以眾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眾

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儀刑而殫盡文祖之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仔來茲殷乃命寧子以秬鬯二鹵曰明

此成王謹步殷民而命寧周公也

酒合以鬱鬯所以裸也宗廟之禮莫盛于裸曰明禋曰休享者事周公如事神明也

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進爵也禋祭洛周公不致受此禮而祭于文武也

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

禱也惠順也順篤叙文武之道身其康強

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承聽受也叙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叙萬年

其承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于使其承叙萬年則實係于王也亦責難之意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

鄒國公歸射文左受命鄒小卒

鄒公自前新也

公至干封其未除萬辛以實治干王也亦責讓之意

承除萬辛其承購洲于對

此王封人承除萬辛

十餘萬辛承購洲于對

王封人

無有盡自幾萬辛承購洲于對

此祭之

假甄干文江左王

甄受此甄而祭干文左也

公儀子考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

史記公儀休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

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韓詩外傳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

儀休不受。客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惟嗜魚

故不受也。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

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公儀子食茹而美，拔其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頰，燔其機

云欲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孔叢公儀休砥節厲行魯公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

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思曰君將饑

渴待賢雖疏食願趨下風今徒以高爵厚祿釣餌君

子公儀子智若魚鳥可也否則將終身不至于君之

庭矣。

華周杞梁考

華周即華旋杞梁即杞殖皆齊大夫也。

左傳齊侯襲莒門于且于莒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

于壽舒杞殖華旋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陝路也宿于莒

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戰

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

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遂進鬪殺

二十七人而死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

行于郊使弔之于路杞梁妻辭曰君之臣不免于罪

主考

三輔夫錄

云王豹出

自盟門

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若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
廬在君無所辱命于是莊公乃還車弔諸其室杞梁
之妻無子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內誠動人
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城爲之陷而陷爲之崩
既葬遂赴淄水而死莊公遂立廟于臨淄之上君子
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

五霸考

風俗通

齊桓公九合一匡卒成王室責楚強之罪復苞
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脩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
戴天子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遠黃髮之計而遇
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故謚曰繆
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
覆車殘身終爲僂矣莊王僭號觀兵京師問鼎輕重
皆無與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
其本末至書于竹帛同云霸功豈不暗乎楊氏曰

夫伯何為者也。中國陵。四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者。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秦伯之繆也。宋伯之虜也。楚伯之寇也。何伯之有焉。

葵丘之會考

春秋僖公九年九月 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秋僖公 年夏公 宰周公 侯宋子 侯鄭伯 男曹伯 葵丘王 宰孔賜

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

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

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

之不知。西則否矣。更能經畧東方則不可知。西會既畢必無心經理西方。言盛極而衰。

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將有亂。齊不能救。

公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

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



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觀初命之詞，則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春秋同盟，十有六齊，傳胡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此，既序主人于諸侯之上，而不敢

盟二皆同，與別晉盟，有外楚，同外楚。

同盟焉。盟于首止，則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君子是以予桓也。

歃血考

陳際泰曰：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誣盟，誣盟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于誥誓不及五帝，誣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而不虞桓。

禮曲 約信曰誓，泚泚曰盟。盟者先鑿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取血塗口旁，謂之歃血，而讀書，置牲坎中，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

禮周 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官戎

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也。盟遂役之，贊牛耳。尹盟者執牛耳。

欲其順 桃茢，掃除不祥也。 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曰

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

明神

公之幾却
詛盟而不
用也故王
之盛近乎
帝伯之盛
近乎王

按槃敦皆器。珠玉以為飾。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
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戎右
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詞。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乃
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
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
乃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此天子會諸侯使諸
侯聚盟之禮也。

慎子考

慎子又好
黃老道德
因發明序
其指意著
十二論至
漢劉向所
定慎子書
有四十一
篇

慎子名到魯人與彭蒙田駢為友學墨子弟子禽滑
釐之術滑釐等三百人善守禦為節用自言能不戰
而屈人之兵慎子曰此滑釐所不識也蓋禽滑釐其
所尊尚故云慎子又聞宋鉞之風而悅之欲棄智去
已塊不失道稍稍以禁攻寢兵為尚故伐齊之事旋
亦中止周氏涉筆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為屏去繆妄
剪削枝葉本道而附于情主法而責于上非田駢尸
文之徒所能及

白圭考

周人或作魏人

史記貨殖傳

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

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歲熟取穀予之絲漆蠶出

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

歲後二辰為太陰

明歲衰惡至

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

水至卯積著率歲倍

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

則早凡十

二歲一饑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

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趣時若猛獸擊

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

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

斷仁不能以取子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

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

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說苑

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圭固辭而去又之齊

齊王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

亡有五盡矣何謂五盡曰莫之忠則信盡矣莫之譽

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

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

者無幸必亡

韓非子曰白圭之行

呂氏春秋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

現也塞其穴丈人之

不及五伯何也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

慎火也塗其隙是以

段于木此名之所以過于桓公也卜相則曰成魏與

曰圭無水難丈人無

璜翟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

火災舊有市丘

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子

今割之鼎一段

干木子方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伯哉

傳說考

傳說殷之傅巖人也北海之州虞虢之界通道所

經間有水壞道當時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不

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卽位思復興殷

而未得其佐夜夢得聖人以夢所見示羣臣百吏皆

非也于是乃審厥相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得說于傅

巖厥象惟肖見于武丁武丁與之語果聖人遂立以

為相置左右命之朝夕納誨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

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

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

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此喻羣臣以不言之意也乃

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

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冢宰兼師師也命之曰、朝夕納誨以

輔台德、此下命說之辭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

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開其心而無隱漑我

心而厭、沃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

傷、弗暇暇喻臣之言不若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

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暨其僚屬同心正救

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

是命其思有終也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君果從諫臣惟

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說命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

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

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君法天惟臣欽若、惟民

從又唯口起羞唯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命德必謹惟干

戈省厥躬討罪必審王唯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唯治

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

非唯厥攸居宅心也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

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

言子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

忱不艱能信之則行不難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

咎

此篇記說
歸學之訓

說命 王口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

野人宅於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

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藍梅爾交修子

罔子棄予惟克邁乃訓作酒者麴多則大若蘖多則

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麴得中然後成酒作

于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爾交

修子爾無我棄我能行爾言也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

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求多聞者

古訓者反之已不師古訓而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

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所不及則其

所脩源源乎其來矣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于身不可以一二計矣

惟敦學半念終

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敦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

也一念始終常在于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監于先王成憲

其永無愆。

言德雖造于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又列于庶位。

式用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

時乃風。

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備而成人

良臣輔而君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廼曰予弗克俾厥後

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

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呵衡專美

有商。

商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

美于我商家也

唯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

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之辭對者對以已揚者揚于衆休命上文高宗所

命也

武丁嘗遜于荒野而後即位蓋已知說之賢矣一

且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

之于夢焉且商俗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賢人

所以成務之幾也。此說辦矣。而亦非。蓋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鄭文夢鹿而得真鹿。心誠于得鹿者。尚可以得。况誠于求賢。而有不得者乎。

楊慎曰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如書云說築傅

巖之野。築之為言居也。如後世卜築之稱。遂謂其起于版築。雖孟子亦誤矣。又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鶴之才也。議者遂謂割烹亦此類耳。

孫叔敖考

孫叔敖一史記莊公九年。薦賈見叔敖于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

名薦臘艾為賈之子楚之處士也。敖少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有憂色。其母問之。敖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兒今見之。恐不得事親也。母曰。蛇今安在。敖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以樊姬之言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為令尹。
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之。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其晏也。姬曰。賢相為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傷王。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以樊姬之言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為令尹。



曰吾恐他虞丘子虞丘子于是

人之復見

辭位而薦孫叔敖

左傳

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

之也殺而

埋之矣毋

曰子之陰

德及人矣

無害也

其輕

程土物

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宣公十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

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

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剪以

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宜

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

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

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

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子良出質

夏六月晉師救鄭鞏朔韓穿為

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

聞鄭既及楚平桓子

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

也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

子士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

會

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

法議論叙

事奇險精

鍊詞令神

品故備錄

讀左傳數

篇章法字

法議論叙

事奇險精

鍊詞令神

品故備錄

讀左傳數

篇章法字

法議論叙

事奇險精

鍊詞令神

品故備錄

不可敵也。不為禮有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

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荆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

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商農

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敖為宰。擇

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尊此軍行之制。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

左者。追求草。前茅慮無。及自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

步賊舉白幡。備慮有。中軍制權謀後。百官

無也。以茅為旌。戰。以勁兵為殿。象物而動。軍政不惑。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

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

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

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

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

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

楚。彘子先殺曰。不可。晉所以伯。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

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伯。不如死。

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

非夫。唯彘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中軍佐彘子所帥。故彘子

以之知莊子荀首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

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

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

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

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鄆鄭北

地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

欲戰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

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

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

及旆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言晉林父

新將中軍執晉政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

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眾誰適從軍無上令眾不知所

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

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

之間二山之間鄭皇戍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

也未有二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

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

矣必許之武子樂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

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討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筭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楚君之親兵分爲左右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

之以至于昏。

每日右廣雞鳴而初駕，馬數其時刻，至日向中而止。左廣則代而受之。至日

入而

內官序當其夜。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

以待

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潘楚之崇也。

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

從

不克遂往。

楚

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

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卜。必從。彘子知

季曰：原屏，咎之徒也。

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咎，指彘子。

趙莊子

趙曰：欒伯

武

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實猶克也。言欒書之身行能克

此言則當執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

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

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

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率。

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謂伺侯望敵者敢拜君命

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誤

對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

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存期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

以疑晉之羣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此言御車者致師之道御靡旌摩

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近敵人之軍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此

乘車者致師之道左射以蔽。左車左也蔽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

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自代其御以執轡使御下車飾馬正鞅以示閒暇而還攝

叔曰。吾聞致師者。此言車右致師之道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

車右入敵人之營壘折馘折其左耳執俘取其俘囚也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

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

不能進矢一而已。樂伯矢盡僅存其一麋興于前射麋。麗龜。麗者

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

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

奇奇而險

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

未得。錡魏犢子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

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

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

于從者。叔黨命去之。命去魏錡勿復逐趙旃求卿未得。且怒

于失楚之致師者。且怒于失楚樂伯致師之徒請挑戰。弗許。請召

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

必敗。言趙旃魏錡二有恨之人往矣若弗設備必為楚敗魏子曰。鄭人勸戰。勿

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

季之論

有備無

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

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

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微。警也。魏子不可。士

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

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

既逐魏錡。言魏錡見趙旃夜至于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逐而退趙旃夜至于楚軍。命而行不相

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可畏也楚子

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

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

魏錡是先

一日事楚

主乘左廣

則是次日

日中趙旃

既夜至不

知次日乘廣兵

半日作何車名

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許偃御右廣

事直至日
中後楚王
始逐之又
魏錡已隔
夜晉人何
以尚不知
其所在而
以鈍車逆
之皆可疑
細玩其趙
旃至一
句礙眼似
唯此一句
是前一日
事其潘黨
逐魏錡楚
王逐趙旃
皆在一時

但畧有前
後潘黨既
逐魏錡一
句前接命
去之後接
王乘左廣
如此有方
于事情合

事在一時
廣終
而分在各
歸

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

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日裳蓋得趙旃之甲裙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

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

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

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

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

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工

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

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屬楚之小國曰不穀不德而

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

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

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軍佐也隨季曰楚

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

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

屈蕩尸也止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言楚王以左廣始出亦必以左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

處故次第
分頭叙讀
畢而首尾
了然最是
高手

能進車重故不能進楚人恭之脫屣恭教也屣車上兵闢少進馬還又

基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顧曰

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晉師既出險乃顧楚人而慢之言我師不熟奔北不如楚

數奔之習熟也趙旆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

遇敵不能去自以他馬駕車而歸馬鈍車遲故遇楚不能疾驅而去棄車而走

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大夫晉人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

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趙

旆綏以免逢大夫怒其子違命使其一子下車指木而謂之曰止汝尸于此木綏轡也以車綏

明日事即授趙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弟

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獲工木下

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

射抽矢散納諸厨子之房抽擢也最好箭房箭房蓋知莊子擇好箭而納諸厨

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舍

求反愛楊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晉澤名其地多出楊柳既盡也

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

也言不得他人之子我子其可得乎我必擇其人而以好箭射之不可苟然而射故也射連尹

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楚王囚之以二者

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

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重至于郟遂次于衡雍潘

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以為京觀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

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

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

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

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

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

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

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

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

其為先君官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

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

懲淫慝今罪無所晉無所犯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

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

所以遂興

說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治莊王以伯叔敖妻不衣

叙七事文法亦稍變

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北馬披發羊之裘從者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利地者眾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言判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機解此畏惡之名終不利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叔係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之請寢丘故至今不失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

其乎俗俗也

說叔敖為相一國吏民皆慕賀有一老父衣粗衣冠白冠後來弔曰身已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叔敖死其子貧甚請諸優孟優孟學叔敖舉止言動甚類往見王王以其似叔敖也憐之優孟曰叔

易之者復艱。然而地有財，不憂人之貧也。衆有力，不憂人之疲也。吾董之七尺以上，五耨必審。愛子不處，重餘子不游。吾教之五時以乘，三盜必除。輕民不處，重民不散。而且令之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而且示之弱也，欲孤長也，欲居熟也，欲扶長兄而去弟。曰：任地，晦欲廣以平也，剛欲小以深也。曰：辨土，厚之則不通也，薄之則不發也。曰：審時，見生而樹生也，見死而獲死也。是故百入農，一人居者王，一人排，百人食者危。

楊子考

子道。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于秦，至梁而遇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朱至舍，膝行而前曰：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訐訐。睢睢瞻顧不止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朱蹶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朱過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二妻，一美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人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

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列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畊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能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不應。楊子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

三畝之田而不能芸，而言天下如運諸掌，何也？曰：吾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吞舟之魚不游支流，鴻鵠高飛不集污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乎？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

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復不可常玩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皇皇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重囚繫梏。何以異哉。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矣。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尤以放 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原憲窶于魯。子貢殖于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善樂生者。不窶苦逸身者。不殖。

楊子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立。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美壽。不矜貴。何美名。不要勢。何美位。不貪富。何美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論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

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此言人君不愛其民則民不愛其君此言人君不愛其民則民不愛其君

此言人君不愛其民則民不愛其君此言人君不愛其民則民不愛其君

此言人君不愛其民則民不愛其君此言人君不愛其民則民不愛其君

此言人君不愛其民則民不愛其君此言人君不愛其民則民不愛其君

此言人君不愛其民則民不愛其君此言人君不愛其民則民不愛其君

此言人君不愛其民則民不愛其君此言人君不愛其民則民不愛其君

此言人君不愛其民則民不愛其君此言人君不愛其民則民不愛其君

此言人君不愛其民則民不愛其君此言人君不愛其民則民不愛其君

墨子考

漢鄒陽書

墨子不入

墨子迴車

墨子所著

十六卷有

貴儉兼愛

尚賢明鬼

非命尚同

諸篇

呂氏春秋

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

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故染不可不慎也

公上過見越王語墨子之義越王悅之墨子曰子之

觀越王也能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

子亦不知翟之意越王聽吾言翟度身而衣量腹而

食比于賓民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雖全越以與

我吾無所用之荀子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

真珠船

卷之二

三十一

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粗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

按楊泣岐
墨悲染兩
人皆有深
心者守宋
一端亦為
古今奇績

假今世有
若人何暇
稽其無父
無君之流
弊雖口之
為忠臣孝
守可矣

失宜。事變失應。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賢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鏘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秦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眾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已之所畏恐之舉。在于是也。

故其賞行。皆知已之所畏。恐之舉在于是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汭汭如河海。暴暴如丘山。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可使有功。撞鍾擊鼓而和。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勞若頓萃而愈無功。

不素餐兮

魏風賢者自食其力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

坎坎然用力伐

檀將以為車而行陸意欲食力于車也今乃寘之河干焉但見河水清且漣漪而檀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不可得矣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貍兮。

爾庭有懸貍兮

然其志則以為我之伐檀以得食猶稼穡以得禾狩獵以得獸也是以寧

勞于事不暇安逸也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可見君子之心必不肯無功而食人之食

者矣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

特兮。

獸三歲曰特

日特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

之河之滸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餐

兮。食力不遂而志且益勵。伐檀之君子可謂賢矣。

解曰。伐檀稼穡狩獵均自力之事。非以伐檀為實。而二事比之也。上三句言食力之謀不遂。中四句言食力之志不悔。無功而食謂之素餐。今為其事而不得食。真為君子之不素餐。

舜為天子臯陶為士論

蘇子瞻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

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于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

殺三宥三
此語想當
然耳然至
今竟作成
部

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
時。皐陶為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
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
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
聽。皐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
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
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
子。過乎義。則入而流于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

看眼每高
一層

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
道。行于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
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
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
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
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
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
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

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故曰刑賞忠厚之至。

義與此章無涉錄之以資筆陣耳。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君子之教考

學記。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吟諷所多其詆訾。門言及于數

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

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同。佛。夫然固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

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

也。成。其此之謂乎。大學之法禁于未發之謂豫。蒙以

當其可之謂時。啓憤不凌節而施之謂孫。因材而相

觀而善之謂摩。五相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

禁。則柝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

時雨妙論

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不率其必進強而弗抑。不沮使退開而弗達。不竟其所通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寡。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一過一不失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言不峻而善明罕譬而喻。北方少而曉人可謂繼志矣。謂使學者之志與師無間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春容。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待其春容。然後盡其聲。不

不問之妙

從容即春容一春為

善答問者反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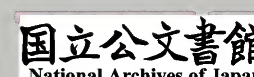


勲勞考

禮周夏官司勲王功曰勲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勲詔之

總小功考

禮喪服子夏傳曰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經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



放飯流歃齒決考

曲禮侍食于長者毋搏飯取飯作搏欲爭飽也毋放飯一縱無節毋流

歃長飲毋咤食以舌口中作毋齧骨嫌其聲毋反魚肉不以食餘

及下毋投以狗骨不敢賤主人之物毋固獲求之堅得之難毋揚飯

以手散熱氣嫌食急也飯黍毋以箸貴其七之便毋嚙羹羹宜用挾不宜以匙

取食毋絮羹就器中調和毋刺齒口容止不宜以物刺于齒毋歃醢醢宜

獻歃之以鹹歃之味淡也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享客歃醢主人辭以

實貧實之味濡肉齒決濡肉殺齧類乾肉不齒決乾肉脯差類毋嘔

炙併食

漢斷也濡
麻不可用
手摩故齒
齒之堅朋
不可齒決
者須用子
也

春秋無義戰考

春秋書戰二十三始桓十年來戰于郎終哀公十一年

戰于艾陵書伐二百十有三始隱公二年鄭人伐衛

終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聲罪致討曰罰書侵六十始莊

十年公侵宋終哀公十三年晉魏曼多侵衛濟師掠境曰侵

敗師十有六詭師而勝之日敗取師三悉虜而俘之日取按齊桓召

陵之戰善其尊王晉文城濮之戰善其伐楚非不備

與之然一則書遂以譏其專一則書及以譏其意亦

未以為盡合于義而許之

斲輪說

兼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問桓公曰：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糟魄也。夫。

社稷考

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

衍義 社所以祭五土之祇，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古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則棄繼之，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是為社稷神。按社以祀土神，稷以祀穀神，而配以人，勾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非謂即祀之以為社為稷也。



祭祀以時考

衍義 春登社以祈膏雨。望五谷豐熟。秋祭社以五公

稔。所以報功。立春後五戊為春社。立秋後五戊為秋社。凡祭祀飾其牛牲。

設其福衡。音壁。福設于牛之角以防觸也。置其綵。音賦。牽牛之繩也。

其其水橐。水以滌牲。橐以藉牲。歌舞牲。牽牛入廟時歌舞。以言其香肥也。及毛

炮之豚。毛炮豚者爛去其毛實棗于腹而炮之以備八珍也。

八蜡考

郊特牲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

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司嗇

而祭司嗇也。先嗇神農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也。饗農。及郵表畷禽

獸。仁之至。義之盡也。郵者郵亭之舍也。標表田畔。相連畷造為郵舍。用畷居之。

處以督耕者故謂之郵表畷。禽獸。貓虎之屬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

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

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田鼠豕皆能害稼。故食之者為有功。迎者迎其神也。坊隄。

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曰土反其宅。

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祀辭也。宅猶安也。土安則無

崩圯。水歸則無泛溢。昆蟲謂螟蝗之屬。害稼者。草木各歸根于藪澤。各得生于耕稼之土也。皮

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黃

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八

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

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

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憂心悄悄 即風衛莊公惑于嬖妾夫人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 栢水為舟汎于水中真耿耿不

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 殆非酒之所能解也我心

匪鑿不可以茹 心之明者乃能茹度我之心匪鑿亦

有兄弟不可以據 至親莫如兄弟不薄言往遡逢彼

之怒 故我薄言其見棄之情往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 石猶可轉而我心之有常則匪石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席猶可

心之正直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威儀無一不善棣棣然富而全備又從容

自得不可得而選擇取舍之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夫自反無缺而猶動輒得

咎吾之憂心已悄悄矣病亦既觀閔既多、受傷不少、吾之見

而衆妾且中傷媒孽之多受傷亦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是以靜言思之難尋

不少矣其故至于獨寤之時但辟拊其心而彼日常常明日居月諸、胡迭而微、月則有時而

手有標然耳虧今日居月諸胡爲乎更迭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如

而微乎猶嫡妾更迭而尊卑之匪澣不勝其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婦人義無可絕

垢濁之甚焉奮翼而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恨不能如鳥之

奮翼而飛去也

馮婦章

古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句上則之、句野有

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前士則之、後爲士者笑之、

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存之以俟解人、

領無求
口生不害

盆成括

盆成姓括名

晏子春秋

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括父之孝子兄之順

弟也

苑

括小有才未聞大道虞君嘗謂之曰今工

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術

之技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智謀無以

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

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

常茂蓋規之也括不悟事齊而見殺

不下帶者曲禮天子視不上于帶不下于帶凡視上于面則傲下于帶則憂傾則多

不忍食羊棗論

蘇子瞻曰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

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

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

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

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

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于將死丁寧之言

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于此者而

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于路寢不死于

婦人之手。至于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于
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于
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
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使其子學禮于仲尼。管仲
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言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于
道德。或訓其子孫。所趨不同。然皆篤于大義。不私其
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教氏之賢。聞于諸侯。身爲
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
行之。國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

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
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
于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
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于易簣。曾子曰。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
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簣
于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

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暝。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于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炙藥石。曰石猶生我。炙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炙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為藥石也哉。辨而正立議頗高。

唐荆川曰。此文逐段關瑣。似諱辨體。

諱名考

禮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禮也。難避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不敢致私敬于其長也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謂可單言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姓名考

白虎通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

別婚姻也故禮別類死生相愛死相哀罔姓不得相

聚者皆為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以生者也

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古者聖人吹律定

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官商角徵羽

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人必

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三月名之何天

道一時物自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笑與人相更答

以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

名之于祖廟于祖廟者謂子之親廟則當為宗祖手

也詩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錫士姓國語司商協

民姓左氏稱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祚之上

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

官族邑亦如之蓋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

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

旁山族則氏之所聚而已然氏亦可以謂之姓又可

以謂之族蓋別姓則為氏即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

氏有不同族

而命之曰精爽以宰為請因以為效言存世以服休
其技式其辨來竹曰天子數辨因坐以服效補之士
而精辨辨公效辨辨公效書驗七世國壽曰商
谷之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
通其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

萊朱考

萊朱即仲虺一名仲傀又名仲鬪音壘笑竹之後也為湯
左相湯伐桀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
實仲虺乃作誥

晉志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

荀子引中之言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伯得

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

墨子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憎

用爽厥師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

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
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爲湯左相臣扈祖已皆其胄裔
也

志

叔焉曰高祖置二卧以母年仲虺爲之

實仲虺氏仲虺

志卧焉外榮南巢華官漢書曰予欲來母以合器

萊未增仲虺一各仲虺又各仲虺吳許之於此

萊未增

散宜生考

散宜生周之賢臣也初文王爲西伯時宜生與太顛
閎夭鬻熊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值崇侯虎譖西伯
以告紂紂乃囚之於羑里宜生與閎夭之徒求美女
文馬奇貨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及紂惡日盈諸侯去
殷而翼西伯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宜生乃與
號叔太顛閎夭南宮适廸西伯羹教惠鮮懷保脩和
有夏以受有殷命及武王伐商至紂宮宜生執劍以
衛厥后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勇謀而

其地也

卷之二十一

五

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又曰散宜生闕天南宮。迺三子俱學乎太公。

說苑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

萊，示民無返志也。至于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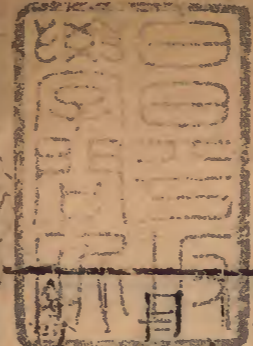
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

大兩，本平地而膏，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

也。大酒兵也。卜而龜坼，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

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

討于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余世孫
二十卷

